

母亲的温度

□南京 吴晓平

今年清明,赖阿姨整理父亲遗物时,发现一块女式手表,是妈妈早年的遗物,电话问我要不要?是几十年前的旧表,表面早花了,针也不走了……我想都没想,打断她的话说,要,当然要。

前天手表寄来了。怕老妻知道,我是偷偷去取的。妻说我心脏做过手术,不能激动,每次一提到母亲就伤心,所以不让我多看与母亲有关的东西,说每回我一看就落泪。所以这次寄手表,我也不敢告诉她。这是母亲留下的最后一点纪念了。我当场拆了包装,将手表戴在腕上,拉衣袖盖住,悄悄回家。女式表,腕带细,勒得我手脖生疼。陡然想起母亲那纤细的手腕,想起她受父亲牵连,不肯离婚,宁可从省级机关下放,当一名农村会计,累出了网球肘炎,手腕上鼓起一大包,每天用手使劲压,疼得头上直冒汗,还噙里啪啦打算盘,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就下来了。冰冷的泪水贴着腮巴流,怕路人看见笑话,赶紧躲到树丛后,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。

天,阴凄凄的,飘着小雨,寒飕飕的。要进家门了,怕妻发现,我偷偷卸下腕上的表,攥在手里,竟然有几分温热,心中一颤,似乎是母亲的体温,那熟悉的感觉瞬

空心菜

□湖北安陆 徐晨

朋友小聚,几把肉串下肚,感觉口热心燥。正不知如何下筷,一盘碧绿鲜嫩空心菜上桌。顿时筷子齐出,风卷残云,一盘空心菜很快一扫而光。望着空空如也的菜盘,众人抹抹嘴唇,都说“好吃”。

空心菜学名蕹菜,又名通心菜、藤藤菜、竹叶菜等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说:“蕹与蓊同,此菜惟以壅成,故谓之壅(蕹)。”与其他叫法因形而名不同,“蕹”字源自此菜的种植方法——壅以粪土,即节节生芽。

空心菜确实容易种植,秧田边、水沟旁、茅屋后,随便找一块松软湿润的空地,将空心菜的梗扦插下去,拢一拢土,浇一点水,就能生根发芽,勃勃生长。采摘之后,只要将菜梗留两三个节点,再

盐城看鹤

□镇江 刘干

夏日里,我携妻子奔波数百里,赴会我心中的盐城湿地。

阳光炙热的午后,车在保护区腹地附近停下,我向迎面走来的人打听看仙鹤的最佳位置。可巧来者不是外人,正是保护区科研人员老赵。他脖子上挂着相机,手里拿着笔记本,正在追踪、观测鹤类夏季生长情况。得知来意,他向我介绍,目前世界上仅存丹顶鹤3000余只,约有三分之二生活在中国,其中70%以上在盐城自然保护区栖息繁育,有的已由候鸟变为留鸟。

入夏以来,湿地嫩芽萌发,鱼虾疯长,饵料丰富,鸟类数量明显增多。在丛草青葱间穿梭,随时可见姿态各异的丹顶鹤、白枕鹤、灰鹤等鸟类,或求偶、或觅食、或玩耍,优雅信步的姿态,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人驻足观望。

正和老赵说话间,四五只鹤突

间惊心动魄……想起我三岁那年,急性阑尾炎开刀,爸爸妈妈下放,不在南京。我哇哇大哭着被奶奶抱进手术室。迷迷糊糊醒来时已是半夜,就觉得脚掌心热乎乎的,一只软和而又熟悉的手掌在我的小脚巴上摩挲,又痒又热乎。我努力睁开眼,只见残月在窗,妈妈坐在床边,手伸进被窝。看我嘴一撇,又要哭,她俯下身来,在我额头亲了一下,低声说,乖,不怕,妈妈来了!

妈妈来了!小时候,我天天巴望的就是这句话。有时一星期,有时半个月,妈妈总会回城一趟,这时候,就是我的幸福时光。晚上吃过饭,我匆匆洗了脚,拎着一双臭袜子,跑到妈妈床前:妈妈,今晚我跟你睡!睡在母亲温暖的怀抱,我感觉就是天堂!我小时候体弱多病,奶奶一人在城里带我们四个娃,有些带不过来。所以妈妈经常把我接到乡下去,过上一段时间再送回来。农场的伙食不好,爸爸妈妈还要参加劳动,基本没法照顾我。白天我就独自和山里小伙伴玩,放牛,摘野果。晚上,才能挤到爸妈的床上。记得有一次发烧,半夜里妈妈用煤油灯,在铁丝架上煮了一只鸡蛋。鸡蛋在茶缸里咕嘟咕嘟煮熟了,妈妈放在我在手心里,热乎乎的,舍不得吃,

就抱在胸口上玩一会儿。妈妈刮着我的小鼻头说,不论何时,只要胸口还热乎,生活就有希望。那时我小,还不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。偎在妈妈温暖的怀里,听她唱:“蓝蓝的天上银河里,有只小白船……”听着听着,就睡着了。

那是我们家生活最艰难的时候。记得那年妈妈随我去夫子庙当铺,大冬天里,把自己一件羊皮大衣当了。我那时已经大了些,有些懂事,看母亲在寒风中瑟瑟发抖,便自作聪明说:大衣当了,你天冷穿什么?还不如把手表当了!妈妈说,呆娃儿,这只手表,是爸爸谈恋爱时送我的,妈妈舍不得!

妈妈去世20多年了,去年96岁的老父终于和她泉下团聚。清明时节,细雨蒙蒙,我去看望二老。墓地里已经有我四个亲人,献花如仪,鞠躬12下,然后抚摸着大理石墓碑,久久不忍离去。墓碑冰冷,寒彻肌肤,只有母亲的照片,大概外面蒙了层有机玻璃吧,似乎还不冰凉。久抚之下,居然还摸出几分温度。要走了,我把脸紧紧贴在妈妈的照片上,就像小时候偎在她的怀里,心底一颤,蓦然想起儿时那次病中苏醒,妈妈温热的嘴唇贴在我的额头,我似乎又感受到了妈妈的温度,眼泪顿时奔涌而出……

妻不喜养花,却在阳台上摆放着一溜儿泡沫箱。箱里装土,栽几菀葱,插几行空心菜梗。初夏时节,阳台上绿意盈盈,空心菜水灵葱绿。下面条时,随手摘几片空心菜的嫩叶,洗干净撒在面汤上,一碗素面有了丝丝绿意,看着就有食欲。

夏日的餐桌上不可无汤。妻最拿手的,便是做空心菜汤。阳台上空心菜是现成的,又鲜又嫩,掐一把冲洗干净备用。锅里烧水,水沸后调入配菜、调料,将空心菜投入,水开盛出,色鲜味美。这种汤制作简单方便,夏天用它佐餐,嫩滑爽口,别具风味,且清热解暑,让人胃口大好,吃饭倍香。

有空心菜的夏天,碧绿清新。吃一箸空心菜,仿佛身上也长出了绿叶,顿觉心清意闲,暑热消散。

食逗鹤,与鹤互动。你瞧仙鹤那亭亭玉立的身姿,还有那娇艳的丹顶,好似镶在王冠上的一颗亮晶晶的红宝石,美得入骨,让人陶醉。老赵说,这就是他们近年来人工孵化驯养的丹顶鹤及收治救护的生病、受伤的灰鹤、黑颈鹤、鸿雁、绿翅鸭等各种鸟类一百多只,等它们伤好了、野化训练完成了,就把它们放归大自然。

成千上万只鸟集群振翅高飞,蔚为壮观。一位村民感慨地说,过去还曾到保护区偷捕过鸟,现在回想起来很后悔,逐渐意识到守住这片湿地和鸟,就是守住金山银山。

临别时,暮色渐起,保护区的鹤儿们突然撒欢、追逐,昂头向天,扯着大嗓门,叫声嘹亮动听。这鸣叫声像是为我们送行,又像是在挽留我们,仿佛初夏一股叮咚作响的清流,浸透我们的心房,凉爽、舒适入梦,意蕴悠长。

师傅是严师

□南京 徐廷华

进厂学徒时,我学的是铣工,师傅是我父亲的亲弟弟,我叫他阿松(宁波话)。我的大姑、二姑也在这个厂,都是1952年以后企业陆续招工,父亲把这几个弟妹从宁波乡下带出来的。我跟叔叔学徒时,他已是响当当的六级铣工,名列全厂铣工等级之首。生产制造中其他工种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,到他手上都会迎刃而解,技术上很有一套。我二姑也在这个车间,是三级磨工。大姑年轻时住我家,读财经学校,毕业后父亲将大妹弄到厂里当会计。

我叔叔平时不苟言笑,看上去不太容易接近。他来我家时也是这样,和我父亲也没多话,我喊过他一声后,就躲到自己的房间去了。如今天天要和他在一起,心里怪有点怕他,又感觉别扭。

第一天上班,暑热未消,我穿的是短袖的确良衬衫和蓝裤子,叔叔见了,皱皱眉。不一会他仍给我一件灰色老头圆领汗衫,叫我把白衬衫换下来。那时工厂没有统一的工作服,都是穿自己的衣服。他淡淡地对我说,明天穿件深色的衣服,这是工厂,到处是油烟、铁屑,不是你在学校。后来他干活了,在铣一条槽,工件夹牢后,校正尺寸,启动主轴,车头飞快地旋转着,立铣刀渐渐伸向分度头上的工件,冷却液对准铣刀,顿时机声隆隆,油花四溅,青烟缭绕,他扶着把手缓慢进刀。我在旁看他操作,尽管挡油板挡着,油星还是飞溅出来,落在我的身上,机床工作台溢满了柴油,顺着键槽流入储油箱,再继续从冷却泵中打上。

一个月后,我基本熟悉点铣工的操作程序,师傅每干一件活,我都会察言观色,把卡尺及所需工具放好。快下班时,我会把机床周围的铁屑打扫干净,给上夜班的师傅一个好环境。他有时脸上会露出笑容。背地里他会跟我二姑说,小赤佬,头脑倒蛮灵光的。

六月的菜园

□扬州 李志杰

六月的菜园,看着养眼,闻着清香漫溢,还有鸟雀的鸣唱,一声声滴落在叶片上,挠痒痒似的。

茄子疯长,就像变魔术,一夜之间,吸足了大地的乳汁,变得圆润丰满。那一弯弯紫色的月亮,在明晃晃的太阳的照耀下,腾起紫色的雾气,恰似日月同辉,共叙佳话。

西红柿红了,每天一个两个,在青色的灯笼中,若隐若现。红色的西红柿是菜园最耀眼的星、最亮的仔。由小变大,由青渐红,果肉饱满,汁液盈盈。每一个西红柿都怀着太阳的梦想,它们沐雨栉风,拼命地吸收太阳的光辉和营养,成长为一个小小太阳,照亮自己的舞台。

红苋菜从弱小的幼苗到火红的叶片,每个叶片里都藏着太阳的影子,内心澎湃火样的激情,它们跳着舞,唱着歌,脸颊染着红晕。红苋菜肯定感染了别的蔬菜,要不然,生菜为什么那么碧绿,空心菜为什么那么青翠,青椒也青得闪闪

渐渐地他干完一个零件活,会让我照葫芦画瓢,按程序操作,我小心翼翼地干着,有时他会拿起卡尺抽检我干的零件是否合格,我见他没说什么,胆子也大起来,速度也快了。

一次,来了二百个铣六角螺帽的任务,叔叔把尺寸校好,铣了个样品,然后放手让我铣。我心想,这活对我来说,已是小菜一碟了,不就是把圆圆的外形铣成六角,关键是等分不能错,摇分度头时既不能多摇一圈也不能少摇一圈。那天我干得一头劲,就想显摆一下“名师出高徒”。就在我自鸣得意时,有一个螺帽铣坏了,可能是分度少摇了一圈,那零件变得六角不像六角,五角不像五角。我也不敢向叔叔讲,悄悄地放进铣好的零件中。洗完这批活,我抖呵呵地将这批活送检查站检验,想蒙混过关,但心里始终有点忐忑。

几个小时后,检验员庞师傅拿着那只铣坏的螺帽,跟我叔叔说着什么,我心里一阵阵紧张,暴风雨就要来了,默默地等待叔叔劈头盖脸的一顿熊。

叔叔捏着那只报废的螺丝帽在我面前晃了晃,脸阴沉着,但他并没熊我,只是说:“做错了事要讲一声,不能不声不响地混过去。这是在干活,不是你在课堂作业簿上做数学题,错了,橡皮擦一擦,再做。下回不能这样。”

话听起来不严厉,却比一顿熊还钻心。那天我情绪很低落,叔叔看出来。他仍然放手叫我干其他的活,没把我晾一边,还对我有一种信任感。这件事似乎是过去了,于我却牢牢地记在心里,几十年的光阴流逝了,还是那么的刻骨铭心。

2018年,叔叔去世,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,我含泪想起的依然是叔叔几十年前说的那句话和讲这句话的样子,那句话让我受用了一辈子。事情虽小,却教会了我做人。做一个诚实、诚信的人。

发光?要不然,天空为什么那么蓝,阳光那么热烈?要不然,六月的菜园,为什么生机勃勃惹人爱?

长豆角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。茎蔓爬满架,编织成密密的绿网。淡紫浅粉的小花,像蝴蝶一样,在风中起舞,与采蜜的蜜蜂,构成相映成趣的蜂飞蝶舞图。长豆角丝丝垂挂,像绿色的门帘,像飘落的雨丝儿,像河岸的杨柳,更像少女的秀发,将六月的菜园衬托得青春靓丽妩媚动人。

六月的菜园,给农家奉献天然绿色的蔬菜。摘几个紫茄子,或蒸或烧,易熟易烂,茄香味浓,深受欢迎。摘几个顶红顶红的西红柿,与鸡蛋一起,或炒或烧汤,浓浓的汁液,酸酸甜甜,是温室培育不出的味道。即使凉拌,即便生吃,亦可口异常。

六月的菜园亦是人生的镜像,大自然的一花一蔬都暗合成长的道理。六月也是高考季,愿花儿们在六月盛放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19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